

淮南鴻烈解

乙酉夏日得於  
濟南書肆



刻鴻烈內書叙

自慶曆來而天下之書盡出矣始余家  
剩有古圖書單言斲簡足費百城而邇  
年起視肆上殺青爛然抑何若也蓋  
原非蕪明古昔之意直艷名者射利者  
比而漢馬上史而史上子而子上裨官  
二氏而裨官二氏豈不猗與人盈尺璧  
哉而子之目以百數淮南最大昔評淮

南者曰奇澹離騷放宗莊列議論錯于  
不韋之流而搜羅者多出于左吳蘇飛  
等人其然則稱引盡古人之糟粕而淮  
南不得一鳥其代為稱引盡出八公諸  
客而淮南王安不得一鳥夫淮南迺誤  
聽宵人無遠計卒從吏訊以死名辱身  
寃奚暇論文之議與不議哉乃余愛其  
文而想見其人非真反者也尺縑之謠

心固不無稍望而大臣澹諸侯不少貸  
直取王孫建及二被辭以質成爰書夫  
淮南何知反即如被所服一諫而滂橫  
匡再諫而思不可徵幸被不于此時極  
論禁邪而遽曰有愚計何計之愚也被  
死晚矣原夫小人甚口多稱漢美以規  
自旨脫何知有王又別傳所紀壽春升  
舉事、不典不可入史遂不錄然則淮

南之有將無將庸詎知者余故謂其人  
不失劉氏祭酒而其文自足百代鼓吹  
蓋文非能學一先生之言也連事數稱  
古昔生乎莊屈之後者不得不引莊屈  
以佐譚鋒且書固燼于秦而溺于漢智  
允未生已有巢由浸假而今安為屈為  
莊何必不離騷南華浸假而今莊屈為  
安何必不淮南小山夫說苑諸書其後

淮南而作也稱引率多全文安聯之為  
合璧向剪之為碎金猶無忽焉何苛于  
安嗟乎安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死無  
令名而其文又為百世所彈射人曹用  
之而曹議之安何不幸哉安以還宗室  
之才高者無上魏陳思陳思憂死而後  
世愛其文而想見其人為之說曰稍矜  
飭奪儲反掌耳而縱酒鎡晦以國讓詩

多素詞有黍離之悲烏以為不忘漢試  
以虛舟觀若者其國讓忘漢乎不也曲  
貸夫植以安亦且奈何矣張  
孟故名家子讀書以疾明大義深有當  
余之說而取淮南解讐刻之以廣同志  
不則孟茲刻也艷名射利之見乎何取  
牛跡之墮也時

萬曆乙未夏五月既望吳郡張世偉撰

淮南鴻烈解總目

首卷

附錄

第一卷

原道訓

第二卷

俶真訓

第三卷

天文訓

第四卷

地形訓

第五卷

時則訓

第六卷

覽冥訓

第七卷

精神訓

第八卷

本經訓

第九卷

主術訓

第十卷

繆稱訓

第十一卷

齊俗訓

第十二卷

道應訓

第十三卷

泥論訓

第十四卷

詮言訓

第十五卷

兵略訓

第十六卷

說山訓

第十七卷

說林訓

第十八卷

人間訓

第十九卷

脩務訓

第二十卷

泰俗訓

第二十一卷

要畧

淮南鴻烈解附錄

淮南王傳

漢龍門司馬遷撰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

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園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

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悼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

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

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蔭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擲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

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  
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  
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  
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  
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  
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  
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  
賜長帛五千疋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  
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

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  
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  
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  
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  
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  
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  
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

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毋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  
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  
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  
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  
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  
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  
陛下爲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  
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

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  
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  
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  
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  
曰爲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  
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  
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  
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

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  
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議孝文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  
淮南王安陽侯勃  
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

皆復得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  
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  
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  
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  
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  
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  
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  
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

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傳

漢安陵班

固撰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

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歿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

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訶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

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用劔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

尉治從迹連王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  
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  
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  
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  
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  
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  
詔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  
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

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  
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  
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  
人甚耻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  
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  
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  
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  
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  
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此

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  
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  
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  
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  
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宮建建具知  
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  
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  
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  
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

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  
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  
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  
乃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  
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  
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  
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  
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  
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

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  
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  
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  
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  
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  
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  
入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  
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  
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  
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  
無益也即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  
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  
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  
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  
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  
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  
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

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剽懷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

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鴻烈解序

漢河東高 誘譏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  
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于  
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逐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  
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得幸有身趙王不敢納之宮  
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  
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馬吏以其得幸有身聞

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  
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  
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  
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  
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  
侯不爭其母於吕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  
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徒蜀  
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  
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  
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  
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  
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  
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  
離騷賦自早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  
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  
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  
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

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  
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  
福世間詭異瓌竒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  
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  
烈明也以其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  
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  
不援採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所著諸長字皆曰  
修光錄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  
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廬

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基峙亡失  
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  
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  
以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叅以經傳道  
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  
典農中郎將并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  
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  
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  
以觀後學者云耳

淮南鴻烈解總評

楊氏法言曰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  
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  
又曰淮南子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劉氏文心雕龍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  
傾天折地之說

劉氏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晁氏曰漢劉安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  
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

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爲修後漢許慎註慎自名註日記上今存原道倣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列于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又慕其離騷傳窈窕多思致

誠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  
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  
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于離  
騷淮南之放得于莊列淮南之議論錯于不韋之  
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于  
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晉  
昌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雋所以  
其書駁然不一  
又曰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徃徃愛

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  
表者

又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  
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蓬議橫起瓌詭作新可  
謂一時傑出之作矣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  
法諸家

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註今本記題許慎註而  
詳序文即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

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  
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  
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黃氏日抄曰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  
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  
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八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  
瓌竒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  
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

蘆泉劉氏曰淮南一書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

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慎子山海經爾雅諸書  
及當時所召賓客之言故其文駁亂序事自相舛  
錯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爲之註記上猶言標題進  
呈也故稱職稱臣先儒誤以爲慎註又疑非誘註  
按註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註明矣其書雖  
無足取然論律呂而存古樂論躔度而存曆數天  
文地形亦有當留心者

王氏文訓曰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  
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

經道為文

王氏巵言曰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

托八極也廓張也拆開也八極八方

之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

汨骨汨濁而徐清

淳湧也冲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

白下韻似老子明道

若昧章不獨是招隱賦駭手

也然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絡施用也用舒之

於六合卷之不足盈於一握舒散也覆六合言滿

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之性能小能大能味能明

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宏宇宙

而章三光絃緇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章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淖潮

而潏歌甚纖而微潏亦淖也夫饅山以之高淵以

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

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飛不太古二皇得道之

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神與化游以撫

四方撫安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

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

竝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與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已彫已琢還

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

言二三之化無為為之也而自合恬愉無矜而得

於道無為言之也而自通於德

于和恬愉無所好憎也有萬不同而便于性萬事不同

能於便性者神託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

性不欲也

也總合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節四時而調

五行吟虛嫗預覆育萬物羣生恤也潤于草木浸

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格格生

也奮壯也角格也獸胎不贖胎不成獸曰

曰贖音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

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妖星舍德之所

致也含懷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成

化像而弗宰宰主政吉行喙弁息蠖宣飛蟲行燠

軟麋鹿之類行也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

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

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布施稟

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臣困乏予不足旋縣而不

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累之而不高墮之

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

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况兮

不可爲象兮况兮忽兮用不屈兮忽况無形貌故

也竭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

動有所應故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

曰不虛動

此等皆南  
華熱爛語

也倪仰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二人名

升降也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馬游行驚况

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驚馳况忽無經霜雪而無迹

照日光而無景古影扶搖於抱羊角而上扶攀

於抱引辰也扶搖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

闔鑰天門經紀通蹈躡騰上也崑崙山名在西

也閭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末世之御

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鋟炳不能與之爭先勁強

也末世之御不能與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

馮夷大丙爭在前

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御

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論體道縱志舒

節以馳大區區宅大宅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

令兩師灑道使風伯掃塵兩師畢星電以為鞭策

電激氣故雷以為車輪雷轉氣故上游于霄霓翟

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無劉覽偏照

復守以全劉猶留連之留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

樞本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

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

也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

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絃九野之形埒劣者何也

八絃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

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

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叫呼呼仿佛仿佛默然自

得之聲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

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

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

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

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

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小大

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

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

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箴芒距距

也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經

晉爭得也。詹何始嫖古善射者射者扞鳥號之弓，彎基

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綦羨箭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

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於重之羿逢

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要取競逐也。

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

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

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

蟹捕鼠，蟾蝓除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以艾灼蟹，臣上內置穴中，迺熟走窮穴也。蟾蝓蟹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得

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

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合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帛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

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

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

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

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

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

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籌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黃帝也繁數離朱之

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臣也而不能見淵中

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

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谷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方融風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一本以八風配八卦之風聲

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

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

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

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踣實而

走蹠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

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然焚也負者常轉窾科者

主浮自然之勢也負輪丸之屬窾空也舟船之屬是故春風至則

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

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

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鷹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

鷗搏鷺昆蟲螫什藏草木注根魚鼈湫淵莫見其

為者滅而無形滅沒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

禽獸有芘芘芘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

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於發聲於越夷各生

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

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地於是

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剪也文身刻畫其體

龍不害也故短綰不綉褲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

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鴈門之北狄不穀

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

也不穀食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

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今夫徙

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

則化而為枳鴈鴒不過濟洧渡汶而死形性不

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

也天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究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者不以

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

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嗟

槎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

亦本莊須  
看其異同  
處

故牛歧蹠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  
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  
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  
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  
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  
欲亂情。天理也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謀而當不  
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  
者為人。為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  
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

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

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與高辛爭為帝。高辛

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

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

中越人以火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

在聖。孔子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

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

處境。橋堦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

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

少魚之處曲隈

守根守門  
亦出老子  
非淮南鴻  
寶

崖岸委曲深潭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不

設不信之言手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

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

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夫能理三苗朝

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饕餮徙裸國納肅慎

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

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

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

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故物澹然無治而

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

因物之所為順物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

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也門禁要也

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

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柔弱

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富合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

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

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

必以賤為號

公王侯伯稱孤寡不

而高者必以下

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

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所

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托難力無不勝敵無

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

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

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

已者而同言強之為小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言

大之為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

而先之敝

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諭也

是故柔弱生

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

榦質也

先唱者窮之路

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先者墮陷故曰窮後者以謀故曰達

何以知其

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

指所之也湊所合也

指湊猶言日以月悔也

積日而至於月則必悔前之非

以至於死

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

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元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

者踰下則後者躐之

躐履也

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

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

引矢質的也質的射猶鏢頓之與办办犯難而鏢

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鏢矛戈之鏢刃矛

犯難鏢在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

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

流發動凝如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數術

時行則行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

道當隨事為變不必待於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

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

氣息促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

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

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

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

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

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礪磨堅莫能與之爭

礪礪也攻大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

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

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

澤及歧

歧

音饒歧

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

既贍足也

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

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

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

逸

也錯繆相紛

種貫金石強濟天下

水流缺石利也舟船所載無有

彼此相結也

重強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

之聞而涵騰大荒之野

忽况之區上言其飛為雲無所不上也遭回猶委曲

也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

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

鴻大也洞

也通

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

軫與萬物始終

轉

也

是謂至德

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

夫水所以能以人其至

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

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太祖也無音

者聲之大宗也

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太祖也無音生有聲故為聲大宗祖宗皆本也

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

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

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

出生出生

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匿情欲也。躡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

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者一

道之所謂一者無四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九野亦如之。真不

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囊括宇宙之謂。為道關門。穆忒民隱閔純

德獨存。穆忒隱閔皆無形之類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

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

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

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

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圈陣也。則名

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言商角徵羽。之變不可

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甘酸鹹。之化不可

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青赤白黑黃。之變不可

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味也。色者白立而五

色成矣白者染之故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

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其全也純

今若樸其散也混今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

今其若深淵冲虛盈滿澹澹不動貌汎今其若浮雲若無而

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總衆聚也百事之根

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

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

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

去其誘慕誘慕論貪榮勢也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

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聽

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

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

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為邪

也邪憂悲者德之失也憂德尚恬和故以好憎者心之

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局外閉反有

以奉天素而反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

嗜欲故為之累薄故破陰喜者陽氣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

也積陽相薄故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

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

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嗜欲不載虛之

至也不載於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

也散亂粹純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

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中能

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

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

堅強而不韞韞音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

而不遺處大而不窳在大小能大其鬼不躁皂其神

不燒躁狡燒煩燒也湫秋濇遠寂寞為天下梟湫

言精神定也

清靜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

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美穆

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

登高臨下無失所乘履危行險無忘玄仗玄仗道也能

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

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

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

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

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

道矣。幾近也許由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

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華容也沙丘紂臺名耳聽九韶

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頽頽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

釣射鷓鷯鷓鷯鳥名長脰綠身其形似鴈吾所謂

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

廉為悲與陰俱開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

道而肥入見先王之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懼也先王之道

勝無所復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汨也

為物役不以情欲是故其為矜不忻忻忻忻為其

為悲不憒憒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

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

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疏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

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

生也言無以自得之猶以此為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樂至德之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

絃席旃茵傅旄象傅旄旌也象才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

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巴紂使師齊靡曼之色齊列

也靡曼美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

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

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

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

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

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

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

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

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玄

也玄同言萬物皆受氣於天也夫天下者亦吾有

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

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

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

性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

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

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

齋潯崖也馳要裏建翠蓋要裏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裏

音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耳聽滔朗朗

奇麗激於之音激有激揚於揚鄭衛之浩樂結激

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

仍是班固  
張衡賦手

之所以淫泆流湏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

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

鄉側谿谷之間側仗也隱于榛薄之中藜木曰榛深草曰薄環

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

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上漏

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雪霜灑倘灑枝浸潭茨

觚蔣灑灑雪霜貌浸潭之潤以生茨蔣實茨者蔣實其米曰蔣胡蔣音漿逍遙于廣

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為峽此齊民之所

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

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

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

故夫鳥之啞雅啞鵲之喑惜豈嘗為寒暑燥溼

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鳥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是故

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

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

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

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士與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

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故曰

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

此於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

得道者窮而不懼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

不傾機危也傾覆也新而不即久而不渝助明也渝變也入火不

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

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

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不利

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

也慊約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

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

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

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

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

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

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蚊行也虻動之蟲

也貞蟲即細腰之屬也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

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

矣去之去道也則骨今人之所以眚眚然能視管

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  
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  
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  
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殊垆坎頭抵植  
木而不自知也蹟蹟也楚人讀蹟為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  
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  
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  
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  
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

毫末為宅也

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為宅者言精微也

今夫狂者之

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

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

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

于連嶮樓

列塚之門

運行枯病也形體也連嶮猶離嶮也委曲之類列塚不平

均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雖生俱與人鈞

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

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

神清靜故利形

有情欲故害也

貪饕多欲之人漠睹於勢利誘慕於名位

委衣發機  
絕類先秦  
賈淮南賓  
客博聞中  
未

莫曙猶鈍曙  
莫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  
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

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

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

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

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

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

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而百

事之變無不應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倣真訓倣始也真實也說道之實始於無化育于有故曰倣真倣音出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

蘗未有形埒垠寅埒壘無無蠕蠕軟將欲生與而

此篇多本  
之莊生而  
似實其所  
虛

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

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

間被德含和續紛龍從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

暢達和氣續紛雜揉也龍從聚會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有始者天舍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

寂寞蕭條霄靈翟無有仿佛佛氣遂而大通冥冥

者也有有者言萬物參參落根莖枝葉青葱苓龍

萑委蘆戶炫煌蠓飛蠕動蚊行喙息可切循把握

而有數量摻纖也萑蘆炫煌采色貌切摩循順也有無者視之不見

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門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

極也儲與扈治儲與扈治浩浩瀚汗瀚不可隱儀

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光耀無形也有未始有有無

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可

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

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有無者天

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

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

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能有無為也未

能本性自無為

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大塊天地之善

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欲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

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

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為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擢鎬乎揚

無慮大數名也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言物一法效人形尚由善

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也弊而

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寤夢為鳥而飛於

天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

後知其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寢

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

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公牛

氏韓人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為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疾作有時也其為虎者便

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為人其兄掩戶而入覘詰之

則虎搏而殺之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

人爪牙為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其為

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

也二者代謝舛喘馳各樂其成形代更謝教也舛牙也形謂成也

形狡滑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

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

若周負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是故形

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壯死枯病也神

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皮馬

之死也剥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濡狡少也濡濡溼

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燒燒煩燒善行病崇人燒音遠時既者

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

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夫聖人用心杖性依

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

思慮故不寢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

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搶撐衡杓之氣

莫不彌靡攙搶慧字也杓北斗柄第七星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

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熙戲也

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和氣也地德五穀也不以曲故是非

相充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充過也茫茫沈沈盛貌於是

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

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待

仁義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

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性萬物但可以大美與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

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譬若梅矣百梅

不足以爲百人酸一梅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

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

游抱德煬養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灸也抱其志德而灸於和氣故萬

物雜累言成熟也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

萬葉一者道之本也得其根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

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

雪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

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負者履大

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

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

光明也論得道者能與日月並明也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

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

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齟齬不正之道也提挈人

間之際揮

潭

揆善

廷

同世之風俗

揮引揆利也

揆引揆利也

上下也以求利便也

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

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

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環瑋之道忘肝膽遺

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

跋

揆弊揆猶雜揉也

殺音

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

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生為

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

聲不能以亂其神

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絃之

琴登千仞之谿臨蟻

元

眩之岸不足以滑

汨

其和

蟻臨其岸而目眩也滑亂和境也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

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

鍾山崑崙是

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

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

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

骭自膝以

下脛以上也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

條風鳴條

言其迅也麗過也

毀譽之於已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皓

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糲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

鈞而不礪

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者為能不敗也礪音為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隆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

也。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

湍瀨急流也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水險也留滯也太行石澗飛狐胡句望

之險不能難也。太行石澗飛狐是故身處江海之

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也所以縣

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原

道之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

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

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

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盈縮卷

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

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持簡大也引楯允

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

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之

門散六衢。散布於六合之衢設於無垓。該坵之宇。設

坵垠也寂漠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已

也。非有為於物者不為之也物以有為於已者物已為也是故舉事而順于

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吁雨露所濡道德所

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也

是故槐榆與橘柚右合而為兄弟同異物也有苗

與三危通為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

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

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胡越肝膽論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

也圈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

道墨墨翟之術兼愛楊朱之術全性保真申猶蓋

之無一橈遼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

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

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金踊躍于鑪中必

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

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

九鼎也保猶葆也寶也春况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

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

過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梓讀

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

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如周雲之龍，從遼巢。

彭澤譬而為雨。周雲密雲雨也。龍從聚。沈溺萬物。

而不與為溼焉。不與萬物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

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

仲不能為逢蒙。奚仲巧為車，逢蒙善射，言未能相兼也。造父不能為

伯樂者。造父善御馬，事周穆王。伯樂善相馬，事秦繆公。是曰論於一曲而

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

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

而無能復化已。藍染草涅，磐石也，母本也。是何則以論其轉而

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

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

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豪之末，淪

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苐之厚，通於無罅。垠而

復反於敦龐。秋豪微妙，故能入於無間。間，孔言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為大也。厚猶

薄也。蘆苐也。苐，蘆之中白苐，言其薄。柯則歸於苐，故曰反於敦龐也。若夫無秋豪之

微，蘆苐麤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垠。道貴無形，秋

形故曰無秋豪之微。蘆苐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無垠。音寅垠也。而莫之要，御天

遇者，其蘊微重，妙挺，相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

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敎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

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民蟲蒙適足以翱翔亦

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夫與蚊蟻同乘天

機翱翔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夫受形於一

圈飛輕微細者猶機蚊行蟻動諭微

足以脫其命又况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由此

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

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

之中獨見曉焉曉明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

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

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

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

形形見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

愛襲恩以聲華嘔符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

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

下明親踈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决挈治煩興毀

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

茫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挫于無事之業含陰

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

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

犧尊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也鏤之以剖技刷厥雜之以

青黃華藻鋪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也剖巧工鈎刀

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采色之飾也華藻華文也鋪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

豹者刻尊為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

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也然而失木性鈎也

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越散也蕩逸

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

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

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

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

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

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

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

揅設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

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圜蜚廉獸名長毛

有翼敦圜似虎而小圜音語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

風雨臣雷公役夸誇父皆雷公夸父也

宓妃神女也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

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

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

也事治也燒煩也營慧求索名也利者也離宅離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

于春而暘謂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

色於外矣夫榕尋木色青翳而羸裸瘡與蝸瓜皖

榕木青皮羸螺蝸牛郎虢喻也螺也皖音喚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

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

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

觀焉夫牛蹠之泔岑無尺之鯉岑潦水也謂水滂

水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塊阜小山也所以然者何也皆

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裏之

者邪無裏無形也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

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

泄不處其守虛疾也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

德之世甘暝于溷混溷開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

宇溷溷無垠虛之貌汗漫無生形提挈天地而委

形生元氣之本神也宇居也

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眡軫崖之際手一

日提挈舉也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蒙東方之野日所出者故以為影柱浮揚猶遨翔也無眡崖

畔界因以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

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

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身薄為一而萬

物大優渾渾蒼蒼混沌大貌優餽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

用之羿堯時羿也善射能一曰落九鳥繳大風殺穿窳斬九嬰射河伯故曰知也及世

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昧昧

純厚也芒芒廣大貌吟咏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其德澤頗烈施於

民而知乃始昧昧昧昧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

欲明而未也昧昧欲所知之貌離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

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一齊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

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竅通領理襲因竅法熱音整形也言因九天九

地之形法提挈陰陽提挈專桓剛柔枝解葉貫萬

物百族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

揮睢盱于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聽是故

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

后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

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讀作

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

議分徒而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

脅衆，弦歌鼓舞，綵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

降之禮，飾絃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

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慊。滿，離化，離歧，離徑。

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枘，於世而錯擇名利。

也。鑿，孔也。枘，筍也。工人刻木以入鑿，鑿即受之。論人施其巧偽，索榮顯之名利也。是故百姓

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

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

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

聖人能返其性於初，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

廓而覺於寂寞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

攘騫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攘縮也。皆不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

乃始招螻，振繸物之毫芒，淫消掉，

稍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

世。搖消掉，稍言未能行仁義禮樂也。越揚，此我所

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其有說也。說樂

也。不若有人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猶羊狎物之終

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

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

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曾

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

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分分猶意念之貌水之性真清。而

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

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

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

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

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

流沫。會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

擾不見人形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

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易平也由此觀之用

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

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夫鑑明者塵垢

弗能蕪。蕪音倭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精

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是失之於本而

於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

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一曰玄天也。是釋其炤炤，而道其

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

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翳

殺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妾扇也。簡，賤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

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雷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

教乎。儻，身身不見也。用儻儻然也。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誠達于性命之

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

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

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

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

也美者不能濫也。說釋也濫觀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

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

者為人。為治也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夫化

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

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

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窳。局猶閉也不通此者

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蹠。蹠蹠陽阿之

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名倡也綠水舞曲趨投節也智終天地

明照日月辯解連環。如皇遺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推破之謝

曰已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

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

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

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

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

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

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

志知憂樂手足之攢。費疾蠱。養辟寒暑所以與物

接也。蜂蠆。瘥螫指而神不能憺。憺音詹蚤蠹嗜。雜

命其言  
膚而知不能平。

也。嗜啞。

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非直

蜂蠆之螫毒，而蚤蝨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

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

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

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有

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

灌以灑敏示水暴溢也，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

之，則必無餘棹。棹，斲也。亦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

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

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負人，神易濁而難清。

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

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

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洛出

丹書，河出綠圖。丹書，黃帝游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故曰丹書。綠

圖，黃帝云夢見兩龍，捉白圖，即帝以授于河之都

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齊河洛之間。至于

翠嬀，泉大盧魚，折溜而至。汎白圖，蘭菜，朱文以授黃帝，舒受之，故曰綠圖。故許由方回

善卷披衣得達其道。

許由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

何則？世之

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

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

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剖賢人之心析木士

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剝解有醢鬼侯之女才士脚觀其有奇異脛脚也

梅伯之骨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

當此之時鬼侯之女嶢嶢山蓋山崩三川涸嶢山蓋

飛鳥鍛翼走獸擠脚言紂田獵禽荒故當

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

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

又况編戶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由此觀之體道者不

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

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

姬謂姬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

故殺雞血涂門閭問者問之姬對曰如是其暮門吏

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巫山之

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坐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

其理密自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論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論不肖故河魚不得明

又

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

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時故曰其所生然也

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援

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

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

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鳥號之弓。谿子之弩。不

能無絃而射。谿蠻夷也以柘桑為越舸蜀艇不能

無水而浮。舸小船也蜀艇一版之今增繳機而在

上。罟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矰弋射

也機發也翺翺鳥之高飛翼故詩云采采卷耳不

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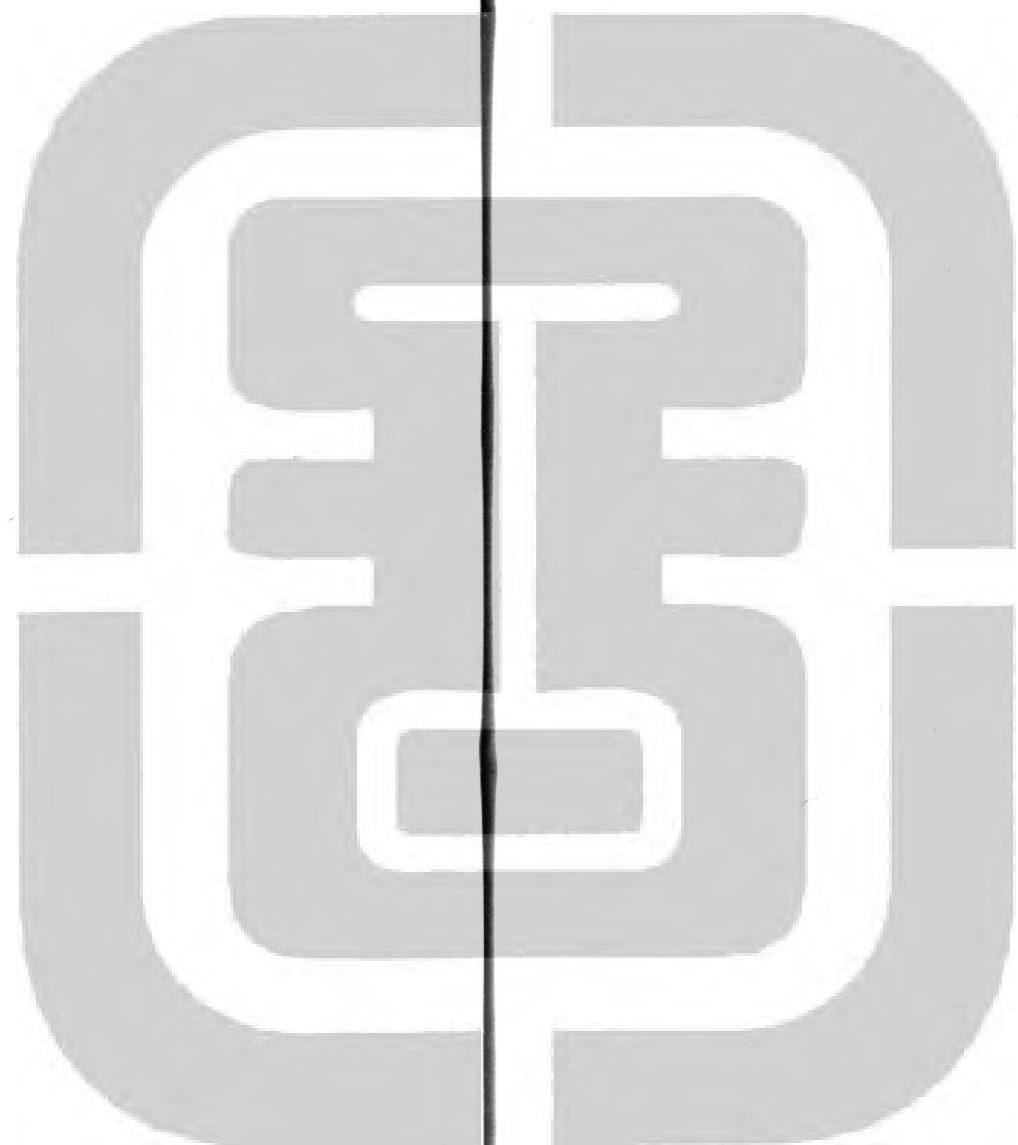
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

子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

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

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

列故曰慕遠也



Fragment of text from the adjacent page, visible on the right edge. The text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Chinese characters. Some legible characters include "卷" (Volume) and "三" (Three), suggesting the text is from a book's table of contents or index.

